

故宫游记

□ 杨梅(成都)

“一入宫门深似海，三千佳丽可怜人。”真是一语道尽了千百年封建王朝无数宫娥的幽怨。在那深宫禁城，皇家别院中，不知有多少辛酸血泪！

盛夏七月，我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游览。站在故宫门前，我忽然想起了一百多年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北京，想起那时逢乱世、烽烟四起的故都……

今天，站在这里，仿佛看到昔日皇宫里的一切繁华皆是匆匆过客，那皇上、那大臣、那嫔妃……从紫禁城里走出，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导游的喇叭里传来阵阵呼喊：“往前走，往前走，不要走散了……”我回过神来，看到高高的朱红色城墙上的碧瓦楼阁，分明还是一座世间仅有的琼宫仙阙。

再往前走，便是故宫的正大门——午门。午门，乃四大门之首，取居中间向阳，位当子午之意。迈进午门的那一霎，我仿佛遁入了千年历史的深处。

炽热的阳光静静地照射在朱漆大门上，一半光，明媚着，一半阴，平静着。我想，那半明半暗，是否就是故宫逝去的曾经的辉煌？抑或是当年曾有过的惨淡的光阴？

城墙高大，城门巍峨，威严壮观无比。走过金水河，河水清澈流淌，一直以来，河水兢兢业业地守护着皇城，真是固若金汤。登临午门，如同遍阅千里江山。

穿过午门的另一端，仿佛听见一个幽远的声音——“来人，拉出午门斩首！”哦，这里也曾是皇权至上时严惩犯错大臣的通道。从导游喋喋不休的解说中，我知道了在明代，皇宫里“廷杖”刑罚为数颇多，且是由汉代门阙制度演变而来的。到了前朝时期，午门被列入国家科考及第、极具仪式感的地方，皇帝钦定殿试前三甲才有资格从这里经过。享有来自皇权赐予的那份殊荣，无上荣光。

去往前方大殿的路上，中间光滑的路面，有些微微拱起，是汉白玉铺成的御道，只有天子才可通行。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此时游人并不多，环顾有些空旷的四周，偌大的院坝显得有些落寞寂寥。

继续漫步前方的殿宇，映入眼帘的太和殿是故宫的中心位置，金碧辉煌，俗称“金銮殿”。檐角高啄，雕梁画栋，气势恢宏，真是美轮美奂、独具封建王权的建筑风格。当年皇帝登基、大婚、册封、命将、出征等仪式都要在这里举行，那盛大的“三呼万岁”的场面，可谓太和至极。

沿着中轴线的大殿前行，我分别游览了保和殿、中和殿、乾清宫。驻足乾清宫，想起皇帝上朝时的情景，那“正大光明”匾下的皇帝和群臣，是否都做到了“正大光明”？康熙帝为何在盛怒之下把该殿更名为正大光明殿，是否有要让群臣从此光明磊落之意？莫不是——“要我走向光明/身也光芒闪烁/如你从黑暗中走来/月辉相映/心明赫赫”？

故宫内的主要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外朝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统称三大殿；内廷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统称后三宫。如果说前面的三大殿是朝廷的办公办公区，那么后面的后三宫及御花园等区域，就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地方了。至于各宫各院的功能和尊卑之序，我想除了慈禧太后居住的储秀宫为西宫之首外，东宫以下的尊卑之位，也就自然明了了。夕膳之时，嫔妃们都在盛装等候皇上驾临自己的寝宫，真可谓“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缣立视视，而望幸焉”。

可是，在这深宫里，后妃们的期盼又有多少能够实现？也许直到佳客尽失、生命终老，也只能与青灯为伴度过漫漫长夜。或许就算有个别嫔妃有幸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到最后也逃不过悲惨的命运。

无物犹在，而人非也！踩在那些青砖之上，苍凉之感油然而生：如今的故宫，仍是雕栏玉砌在，只是朱颜改。

回望那一重重朱红大门，一座座金碧大殿，一阶阶白石台基，我看见历史在这里缩影，智慧在这里闪耀。

美丽的“小钉子”

□ 贺欣然

周末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去观察了美丽的植物朋友。

在漫山遍野的花海中，我一眼就看到了一种小小的、可爱的花朵。放眼望去，紫花地丁如同一片紫色的海洋，一阵风吹过，淡淡的清香飘进鼻腔，让人身心愉悦。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忍不住跑了过去，仔仔细细地观察着。

紫花地丁的茎好细好细，如针一样小巧可爱，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发现它。如果远远望去，看到花朵摇曳，一定以为花被施了魔法，飘了起来。走近了，看到这细细的小小的茎，就忍不住用手轻轻摸了摸，毛茸茸的，十分舒服。

随着视线慢慢下移，我看到茎的下端长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小叶子，活像一个个胖胖的乖娃娃，顶可爱！

说完了茎和叶子，当然要说美丽的花朵了。有的展开了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女孩，用手挡着脸，不让人发现；有的花瓣全展开了，在枝头翩翩起舞；有的还是小花苞，看起来就像一个可爱的小水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它们也会盛开的。

千姿百态的紫花地丁，像小钉子一样十分引人注目。我突发奇想，轻轻地摘了一朵花放进嘴里，想要细细品尝。“呀！好苦啊！”我连忙吐掉已经嚼烂了的花朵，皱着眉，大叫道。这时，妈妈走过来，笑着说道：“苦吧？紫花地丁其实是一味中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良药苦口，自然是不太好吃的。”哇！没想到美丽的小花花还是一味药，这么厉害！

最后，在妈妈的催促下，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片紫色的海洋。

（作者系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中粮祥云分校四年级学生）

火炼雪淬的诗思

——张新泉诗作赏析

□ 蒋涌(自贡)

篱笆	某牯牛
象征性而已 不在乎你看我晨练 ——肌肉还翘起 马步有点罗圈 一头耀眼的白发 我叫它万古雪，千岁寒……	像某人，或者某个火药桶 说话的是饲养它的老农 说它曾经将炸雷吼成哑巴 瞪眼时，吓退过大风 除了帕瓦罗蒂，它瞧不起 所有文化人。纵是你给它 一车青草加一首获诺奖的 诗歌，它宁肯打喷嚏 也决不张口朗诵
至今没有登过长城 又高又厚的石篱笆 里里外外，都曾是 谁谁谁的江山	母牛说，它做爱时 也怒气冲冲

面对金杯、花环和绶带，首届鲁奖得主、中国诗人张新泉始终不失一份布衣诗人的内敛与谦卑。他给自己定位“在低处歌唱”，他知进退，懂分寸，暗忖“站在墙头打鸣的公鸡，毕竟是少数”。他像一位拭汗锄禾的耕夫，其旷野嗓门与“爱上层楼”甜腔存在差异与疏离：

“我想我注定是民间土著，离垄沟最近，离宴席很远……”

立足民间，张开凡眼，把岁月拉长，让霸业缩短，一首《篱笆》不改诗人的本色，真音，融诗歌、故事、图画于一体，乐观豁达地似轻描淡写又笔力千钧地娓娓道来，一个晨练老人的血性与淡定跃然纸上。

作者观今鉴古，自嘲一番，诗笔往大地的边际遥遥一点，说起一些不挨边的事情，“至今没有登过长城”，没靠近“又高又厚的石篱笆”，不知道“里里外外，都曾是\谁谁谁的江山”。是的，几多姓某的朝代的帝王霸业已灰飞烟灭，留作一段茶余饭后的谈资，远不及一个烤薯、一碗烧酒更合胃口，更宜于居家度日。

张新泉把诗写得像邻里的面孔，熟得不能再熟，添一字多，减一字少，浅白蕴含深邃，轻松暗透力道，铺陈与凝炼，俱是恰好。

冬野亦春

□ 宋扬(成都)

冬的田野，反倒比秋时多出几分生命的色彩。红的长萝卜露出了小半截粗壮的身体在外头，张扬着鲜艳的色彩泽。小叶萝卜则矜持了许多，把暗红的块茎紧埋在泥土深处。蚕豆花和红油菜花是此时仅有的会开的花儿。蚕豆花瓣着根地蜷缩在一起，有浅浅的粉色，永远只开在大片的蚕豆叶儿的底下，被覆盖，被荫遮。俯看只是成片的绿。红油菜顶着黄黄的小花。花儿并不舒展，试探着开了，零零星星的，似乎不急于如开春后那样火急火燎地绽放。青油菜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还不想在这个季节有所作为，只默默地把叶片往邻居家延伸。大家都这样想时，青青的油菜便失去了窝距的概念。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于是，一大片的青油菜铺陈出碧绿的地毯。等到来年三月，定又是满地菜花流黄金。绿葱一排排笔直地挺立着，谁说不念宫廷训练有素的御林军？小葱自由得多，被随意点播在土地的角落，也如佛的千手，葱头唯一，无数葱叶乱举。那一丛佛手瓜（兔儿瓜）藤蔓缠绕着什么支架？原来是一棵小树。佛手瓜不是八月成熟吗？走进细看，还有嫩嫩的小果躲在叶子底下，真有兔嘴一样的外形。这可爱的小果是被八月遗弃的孤儿还是在十二月的寒气里傲时逆生的精灵？这一佛手瓜从崛起的腰背在高楼夹缝里像踊动着着的生命的兽脊。

我仿佛看到冬与一个城市的图腾。城市的图腾是红的萝卜，是青的油菜，是绿的葱叶，是褐的土地，更是一锄一锄开荒的人们。人们来了，放下手里的麻将，关掉嘈杂的电视机。他们把目光聚焦于城市里这一小块已征用但尚未被开发的土地。薅去野草，捡走断砖，买来种子……一片荒置几年的宅基地又有了生命的气息。没有水，去附近的小河挑。无法蓄水，找废弃的浴缸、木桶。这片土地的老主人也来了，也许只因放不下住了几十年的老家，来宅基地转转，种下一点蔬菜，就如同家还在这里。这片土地又多了一些新主人。大家用断砖拦出田界，共同开荒种地，相安无事。姗姗来迟的人在望地兴叹后，奇迹般地在凿不开的混凝土上填土成田，居然也像模像样，自成体系。他们种下的生命种子正在一个城市的角落悄悄滋长……



曾家山日出

在曾家山看日出，是人生最兴奋的时刻之一。

初冬时节，黎明时分，群山万壑如波涛般在眼前起伏，蜿蜒的峰峦像巨大的拉链，把天地缝合在一起，苍天大地浑然一体，脚下的山川在朦胧的曦光中似睡非睡，迷离恍惚。清晨的寒风阵阵吹过，疾走赶路又骤然停下的身体还在呼呼冒汗，冷热空气的急剧交流使身体有些发抖，好在终于在日出之前到达这龙神阁观景台。一声声鸟鸣像吊嗓子的歌唱演员婉转的歌喉，用清脆悦耳的鸟语呼唤晨曦。远远的高山把霞光藏在怀中，只抛洒些薄薄的云朵，镶着金边，静静地装饰着有些发亮的天空。渐渐，远处天空逐渐鲜亮起来，一片橘红的霞光染红山头，一道猩红的圆弧弹出山顶，一页大红的扇面渐次展开，一轮火红的太阳跃出山巅，圆圆的太阳，红彤彤，金光四射，鲜艳夺目，山川大地，熠熠生辉。久久守候的人群顿时欢呼雀跃，“太美了！”“太壮观了！”“运气好好哟！”大家纷纷拍照摄影，恨不得把太阳拉进心中，兴奋喜悦的感情让清冷的空气变得炽热起来。所有的艰辛赶路都值得了！

为了看日出，昨晚入住曾家山地龙坝。今早5时30分起床，寒气逼人，四野漆黑，清除车窗冰霜后，驱车直奔龙神阁。山路起伏转折，路上冰雪残留，担心车轮打滑，汽车只好停在路边。指路牌上标注去龙神阁观景台只有两公里，并不远，那就步行吧。天昏地暗，一行人踩着残留在路上的冰雪，打着手电摸黑向龙神阁前进。周遭的大山森林黑黢黢，像一面又一面墙壁竖在眼前，黑暗深不见底，脚下是冰雪残留的道路，数米开外一片黑夜沉沉，呼啸呼啸的喘气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是

包吃住，无底薪
店里有地铺，冷
他便把棺材当卧榻
打鼾之余，也哼小曲抒情
某夜小偷进店光顾
撞见他出棺小解
被当场吓晕……

刘光棍最后无疾而终
资深棺人，躺得合辙押韵
老板顺水放舟，棺随人去
鉴于身世不详，有名无姓
使用白灰刷九字于墓前：
刘光棍睡此，妇女勿近

诗人写人物传记，才高八斗，冷笔墨，热心肠，苍生的寒微与悲怜，世事的无奈与无常，寥寥数笔，斑斑泪滴，胜似万语千言。

守夜人，而且是守棺材铺，睡地板，冷；睡棺材，霉。冷暖之间，饥饿之间，安危之间，权衡轻重与得失，命运重轭下别无选择的选择，连小偷也后怕的一幕，被诗人信手拈来，化作一柄刺破道貌岸然、戳穿信口雌黄的尖刀，那些伪善的话语与严酷人生两相拼配，好比一团包不住纸的萤火。

诗人充当了一位深入现场的神探，丝丝入扣地推诗解谜，如林诗派中，张新泉创造一个风格独具的传奇，诗作叙事与抒情同为一体，抒情隐于叙事，叙事传递意绪，假使司马迁握的是一支写史的诗笔，那么，张新泉则是写诗的史笔，他以诗叙事载史的达意，仗义为身无一文、一屋、以棺御寒与寄宿的卑微者立言，而不为缙绅豪门之侧目所左右。

《刘光棍小记》妙语连珠，交代刘光棍身世——“古镇棺材铺守夜人”，身份——“资深棺人”；形容老板天良未泯——“顺水放舟，棺随人走”，白灰刷出墓志铭——“刘光棍睡此，妇女勿近。”

一首诗歌的高下，实质上是检验语质锤炼的功夫优劣，张新泉以一纸冷幽默，显示出笔头

逐日曾家山

□ 曾庆渝(广元)

冰雪到处设下的溜滑陷阱，每一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弯着腿，试探着向前迈进，嚓嚓的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太阳升起的时间是7时15分，心中着急，生怕错过太阳升起的时刻，我们是在和太阳赛跑呀！尽管双腿沉重，还要奋力向前，浑身发热，气喘吁吁，连伙伴的心跳都听得见，“咚咚咚”！天色渐明，一个又一个山头被踩在脚下，天边已经出现霞光，估摸着早已经过过两公里路程，怎么还看不到龙神阁踪影呢？难道路走错了？不可能吧？弯弯的道路在崇山峻岭中绕来绕去，心中的疑惑和焦急越来越强烈。“转过那个弯肯定就到了！”伙伴大声呼喊，给自己鼓劲。可是转过一弯还有一弯，迈过一山还有一山，龙神阁始终不见踪影。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已经越过7点，目的地还是看不到，心中焦急万分：太阳可不会等我们的，万一错过太阳升起的时刻，昨天上山、今天早起就都白忙活了。是否停下来，就在眼前这座小山峰将就看日出，权当安慰？但心又不甘，毕竟龙神阁才是最佳观日点。双腿已经打颤，心跳已经超速，呼吸非常急促，太阳可不等我们，东方天边的红云已经在扩散，此时只能拼力前进，绝不能停止。又转过一个山头，终于看到龙神阁的飞檐斗拱，心中狂喜，时不我待，已经7时10分了，三步并着两步，与太阳展开赛跑，终于在太阳升起时刻站上龙神阁，接受第一抹阳光的洗礼，此时所有的劳累和疲惫都被灿烂的曙光吹走，浑身的热汗在欣喜的欢呼中被冷风吹干。我们与太阳一起登上山顶，我们胜利了！

太阳冉冉升起，群山万壑沐浴在温暖明媚的阳光中。清晨的曾家山从睡梦中苏醒过